





子浪湖西

上海郵務公會。於元旦日、假愛國路。紗業公所。開同樂大會。記者承友人贈券二紙。時間本在二時半落幕。奈因開事過多無暇。後至晚間七時許。急驅車往觀。至會場時已七時半。始開幕。來賓及該會會員親友等。統計約一千餘人。頗爲鬧熱。擁擠非常。茲擇要記之以博一覽。

九口山人

之聲極繁雜。後有該會。會員勸之。始漸靜。以役秩序向佳。四女生跳舞。姿勢很好。體態輕盈。翩跹若神女。加以電光映之。忽紅忽綠。更覺美麗。惜無數分鐘即畢。每開墓時。有軍樂鳴之。

不爾

不爾一有淒洩。罪何可寬。恐尸骨未寒。而首領不保矣。〔某曰。〕「善」。乃命家奴扛尸出。婦促其行去。甚遽行。嫗乃從祠後瀾過。鳴官。疾行數里。天將曉。比至城門甫開。跟躡入。徑赴公堂。擊登聞鼓宰出。縣官顚

奧

奧迪安  
大戲院  
今天日夜開映  
歌場魅影  
☆☆☆☆☆☆☆☆  
西北川路★電話★二一五  
每日三次  
下午二時半五時半  
九時一刻  
價目  
日六角八角一元  
兒童減半  
夜八角一元一元半  
兒童半價

老偵評註

當時跑。趙某亦隨追同。問其共言者爲誰。某氏不答。又問其乾娘爲何如人。某氏亦不答。趙某憤怒。揮拳毆打。某氏亦不抵抗。趙某

有幾聲呼要命。兩年喝來聲憤懣。要命初聽第一聲。不管若自其口。忽獨與余今日成。我來喝要命法。但道丁靈芝可殺。喪盡良心世人。古來銅骨欺善隣。孟郊拊斷生尤物。莫恨丁郎恨玉卿。天形盡相。有色有聲。劉平儂曾在青年中大罵此詩。以爲肉麻可恥。鮮靈芝在京演劇時。每值賣書起。觀聽戲。必有一種特別來彈。於座間。於要命聲外。別橫一橫

冰蠶集

（九）

然。以爲不追杭之西瀛遠甚。頃居刊上。困於耳目。無一山一水。足供釣遊。又稍稍思度邱矣。因憶往歲有人盛稱老殘游記。謂是近世罕觀之作。時方讀石頭記。遽捨之入肆。購得老殘遊記閱之。未終卷便棄去。是向無以勝儒林外史。追論紅樓。不甚重視也。今又五六年不讀小說矣。一昨偶自敝筒中檢出。竟一夜讀之。輒大驚其雋妙。蓋今且求如老殘遊記者而不可得已。元微之作會真記。以張生之絕雙文爲補遺。後人論之曰。是非補遺

又將其拔倒。用繩將手足縛住。又用皮條亂抽一頓。不顧而面上。經同院等捆來解救。則面上及身上傷痕累累。當急將手足解開。勸諭一番。亦各自因事離開。某氏俟

錢與不錢。

「此卽實所所謂喝采之他法。四  
賢皆者也。都人至今。傳爲笑談。  
余作待闈鴛鴦。亦曾一引其語。  
時居唐川。頗聞人言虎邱林林之  
私心向往。而卒未得聞以遊。  
黃以還。逐家海上。旋輾轉至杭  
日放棹湖山深處以爲嘗。亦殊未  
過山之樂也。稍長。數奔走於湖  
邊上。時從軍客間遙聞金圓之聲  
迫迫。今歲將有綠楊城郭之行。  
伯門。乃得一賞風順。至則景  
其有所愛。有所愛而莫不得寄其  
愛。則甚望其愛之弗更寄于他人。  
此亦玉碎瓦全之意也。意者張生。  
亦嘗記之毫絃。而卒不得因媒氏而  
娶。失望之餘。遂造爲德不勝妖之  
言。用以自慰。是非忍也。無聊之  
隱思也。張生者。固微之所以自見。  
夫人情固又未嘗無所私。補過云  
云。則微之之私也。  
周伯升云。山無色。水無味。女無  
態。男子無才。皆半雙半啞之症。  
嗟乎。何今人雙且啞者之多也。抑

影★魅★場★歌

二一五二北話電★路川四北  
 每日三次  
 下午二時半五時半  
 九時一刻  
 價目  
 日六角八角一元兒  
 童減半  
 夜八角一元一元半

本報白  
生。爲  
閱歷見  
奇珍聞  
亦所樂  
以待。

期起。特聘翁左青即「西湖浪子」。先約撰述。翁君年青學富。文章不凡。其誠超人萬籟。他日尙有海上社會之離報告於讀者。此非特數刊有幸。即讀者也。聯誌數語。非敢爲介。請讀者拭目本報啓

(九)

○ 日  
○ 余

車至肉市。隨大風雪無所  
樂尤過連良。效爲其聲。

公云：「此則風俗習慣之不同矣。其間有負時望者，則深居簡出，以異於凡衆。蓄猶不失南方侑觴之例。」元緒既以是言進，輒導衆隨之入室。錦幕繡幃，電炬如銀。陳設備極精雅。李作觀其室，可以想見其入矣。一少女絕曼麗，衣絳色金花之旗幟，自隔室出奉茶烟。殷勤勸誦主人。並問貴姓。衆皆目迷神往。此真瀟湘仙人矣。

便撻如箭矢。至是喉舌皆失其用。相顧惘然。兀坐如石象。天聞絳娥行五。第方窮於賦戀之詞。則故以行鸞爲問。女但掩口盈初不作答。愀然凝竚。數人魂魄。天醉生心大動。遽前戲捉女走避至隔。悄然報以一抹。噴曰：「君胡過人太甚。」